

第五百三十七號

外障照此丸方能全愈
定日保好雞肝丸每盒一元
料一元另有
△外埠函購無驗

西埠
多少均加郵費
大洋二角不
一元者不寄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電報掛號五一一四▼

■ 寄 卽 閱 案 錄 目 有 印 均 具 器 項 各 ■

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續招新生
報名 八月二十三起 考期 九月三
至九月二日止 地點 石馬路大
學本校
簡章 函索 即寄
民國二年創立
育館學務局立案
(班次) 師範及中學
二十九日 (簡章) 函索照寄
尚義女子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招生
(班次) 師範及中學
二十九日 (簡章) 函索照寄
民國二年創立
育館學務局立案
(班次) 師範及中學
二十九日 (簡章) 函索照寄
尚義女子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招生
民國二年創立
育館學務局立案
(班次) 師範及中學
二十九日 (簡章) 函索照寄
尚義女子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招生

北京興通縣香山湯山間傳話費定於十五年九月一日起一律改收大洋除已呈奉八月十一日交通部庚一零四五號指令核准外特此通告

本校採取道爾頓制
報名日期 八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止
考試日期 九月一日早八點
報名地點 在燈市口本校
電話東局三九一六

中學初高中各科大學部專門部本科預科各級試驗科目英文國文歷史地理社會學政治法律
報名由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十一日
考期九月十一日九月十五日九月十八日
董事長葉恭綽副董事長鄒洪年校長余天休

北京法文商業專門學校招生

宗旨 本校由中法比三國工商業銀行各股東所資助以培養精通中法比文之商業專門人才為宗旨

土獎助學 畢業後由本校法比德國擇定預科二年本科二年名

教授 均中

知名

士

步月 天津貼實錄留學或分組講習
自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止
報名費三元 取與否概不退還
校址 東城大街一百四十四號(本校附設法文補習班以法文商業夜進) 簡章函索即寄(郵票三分)

初高中中學	代英文選	代英文短篇小說	西五十軼事	譯英文格言類編	漢實用會話大全	作文模範	英文成績大觀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大學一冊	中學一冊
一元五角	三元	九角	三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社交文件	英國社交風土談	美國社交風土談	英漢社交大全	英漢社交指南	英漢社交尺牘	英漢日用文件指南	英漢日用文件大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角	六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五分	五角	五角	九角

▲八月八日至十月八日▼

爲本局總廠新屋落成紀念

(一)購小學教科書 滿實洋五角 贈書券一元

(二)其他木版圖書 購滿實洋五毛 贈券二毛五分

(三)雜誌文具儀器及寄售圖書 准照平時售價 一律再打九折

國立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病院看護助產專修科招生
報名者赴後孫公園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接洽可也

現金發行鈔票
 總行上海
 分行
 漢口分行
 英租界中街九十八號
 北京辦事處
 廈門分行
 港行口
 電報中文字掛號一五一一 電英文掛號 N111

律

鄭象山

本律師事務所由東四三條
胡同遷移東四四條胡同十

無所王屋牙不刻血石有
無所用者不刻語欠享強誰者不刻仿古不刻假真追不刻井其人不刻有印
丙寅二月望白石山翁瑞璜書

收件處西城護國寺前鉅匠督九號

青購夏季最合衛生之日用品

律
余天沐博士
寓宣內下
窪子四號
電話南局四六五一五五六七

師 余天付博士
鑄子四號
電話南局
四二九八

會賢堂
前門外
虎坊橋
北
迤南

同京遷移
星相國元先生前四月間因
路南七十號門牌即在花園
路而決之汪大燮
李思浩
李祖恩
章保世
嚴鞠甫
西長安街西口
各界設有疑問者可就
八時每逢禮拜一不候

舒肝定痛膏

[illegible]

世界日報副刊

◀日四廿月八年五十▶
◀號三廿第卷二第▶

(一) 送魯迅先生
(二) 蟋蟀
(三) 王爾德的小
(四) 光明照在星

送魯迅先生

刑有國

熱烘烘，熱烘烘，一個陰冷的早上，黃鵬基先生，余妻，和我，圍坐在翠鐘的矮樓下，間諺着寫在莫泊桑的「人心」裏的馬丹批露着的戀愛，的交際，的用情。忽然間，培良來訪了。

在過慣了浪漫生活的培良兄，一進門，便嚷着要烟抽，並且還加重語氣似的說道：「今早這箇煙可不够我抽。」其原因是：我的烟筒內只剩下十幾根了。

說到抽煙，我便提及魯迅先生抽煙的可以。可是培良又發議論了。

「魯迅大概十五號以前要走，你們不給他送行麼？」

魯迅要怎麼？往那兒去呢？「東呢西呢，南呢北呢？進而即於新呢？退而安於古呢？往靈之所教的道路麼？赴肉之所求的地方

然而，顯現在「野草」的「死火」中，魯迅先生已給示我們以所走的道路了。且看我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

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漂着雲漫，片片如魚鱗模樣。山麓有冰樹林，枝葉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墜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無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紅影不可計數，糾結如珊瑚網。我俯看脚下，有火餘在。

這是死火，有炎災的形，但毫無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結；尖端還有凝固的黑煙，疑這凝從火宅中出，所以枯焦。這樣，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

哈哈！

當我幼小的時候，本就愛看快檣激起的浪花，洪爐噴出的烈焰；不但愛看，還想想看。

可惜他們都息息變幻，永無定形，雖然凝視又凝視，總不下怎樣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簇，現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細看，那冷氣已使我手指頭焦灼，但我還熬着，將他塞入衣袋中間。冰浴四面，登時完全青白。

我一面思索走出冰浴的法子。

我的身上噴出一縷黑烟，上升如鐵線蛇。冰浴四面，又登時滿有紅簇流動，如大火聚，將我包圍。我低頭一看，死火已輕燃燒，燒穿了我的衣袋，流在

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溫熱，將我驚醒了。」他說。

我連忙和他招呼，問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遺棄在這冰谷中，」他答非所問地說。「遺棄我的早已滅亡，消盡了；我也被冰凍凍得要死。倘你不給我溫熱，使我重行燒起，我不久就須滅亡。」

(未完)

蟋蟀

母親四十多歲
大哥二十四歲
二哥十二歲
妹十歲

母親 怎麼還不散步呀，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妹妹 （坐在母旁）除非是又被先生打了手心，
 困了眼睛，——
 母親 昨夜書據說是頗熟了。
 妹妹 但到今早他會忘記，（自白）真是太好
 玩，就當真不知道歸家了！
 ▲大哥由另一通廚房的門兩手拿了
 一碗菜上，丫頭春秀手上拿一把
 筷子隨後。

哥 還不見來麼？我敢包，是同到隔壁那
昭祥小痞子一同到塘灣捉細細去了！
妹 那不會的。
哥 他不會麼？還有人會哩。
妹 （自白）幸好我的收藏得好，不會爲他
知道。

哥 昨天我就見到他偷偷悄悄一個人在倉房
前刮削一件東西。一個圓圓的竹筒。問
他是不是用來捉細細的。答說那里那里！但
明明白白，除了裝細細以外，這東西還有
什麼用？當時我就一個不做聲。直到快要吃
晚飯後，我又到倉房前去睇，哈，不是一
細細，是一籠細細！見我來，他風快的把
那筒子塞到屁股下去，我明明見到那筒子上
還劃了一道線，是一個快要成功的東西了，
就作爲全不會計到的模樣，說是天黑了，不
要在那濕漉漉的地方玩了罷，我又很聰明的
回過頭去，好讓他有機會來收拾他坐下寶具
，凡事都如我所料，他把坐下的竹筒搬到腰
帶上去，安置的妥安貼貼後，就大大方方走
出倉房了。其實竹筒的一端，仍然不體貼他
，於後衣角邊顯露出來。

母 那你怎不把他取去？
哥 別費了一番心，且偷偷悄悄到了半天
（笑）

母 (笑) 妹你知道，就應當告我！

妹 我怎麼曉得？他又又不告我！

哥 妹不曉得麼？若是昨晚晚上先許下一匹兩匹，

我，我不說了！

母 好好，我不說了！

妹 娘，你看大哥專賴人冤枉！我何嘗見到他竹筒筒？

母 (笑) 不見到就算了。菜冷了，還不來，我們把飯吃了罷。

哥 當真不見到——？

妹 我實在不見到——見到的是—— (自白) 怎麼還不來？莫非是被蛇咬了麼？莫非是鞋子被露水濕透了麼？

……娘，娘，我們再稍等一下罷，再不然，就吃了。

哥 爲得是可以分一匹

(視妹)

我，我不說了！

妹 娘，大哥真討厭！他總說別人受了賄。

(笑) 小孩子，甚麼叫做賄？你別理他就有了。寶寶是姑娘家，難道也會學起那些頑皮男孩子喂養蜘蛛麼？

大哥總是那麼愛賴人。

那一個小茶碗裏—— (惡趣羞笑)

哥 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本號備有詳細藥目函索即寄廣東分設
保太和藥店啟設北京大柵欄西口路南
電話南局一六六一

滋補丸
清血丸
雞白鳳丸
小兒回春丹
參茸衛生丸
三蛇胆陳皮
神效珍珠珀保嬰丸
喉症六神丸

耳底八寶油
此油專治一切耳疾，如耳痛、耳鳴、耳聾等症。不論男女老幼，一經滴入，立見奇效。每瓶大洋三角。

赤毒丸
此藥專治男婦老幼一切瘡毒，如疔瘡、癰疽、發背、乳岩等症。服之即愈，不傷脾胃。每盒大洋二角。

北京同興堂阿膠莊

妹 你儘管說你的罷，那裏有什麼，娘是看見的，一塊石版，一個小小水盒，還有什麼，你說！

哥 沒有了，沒有了，僅只有一匹一隻腿的了！……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妹 說，我也不怕。那又不是醜事。一匹跛子，只是二哥打敗了放去後，被春秀丫頭捉來的！

母 妹，你也喂得一匹……麼？

妹 那不是我的，

哥 那麼是春秀的了！等一下我要春秀送把我罷。雖然，你不見到，雄極了咧。一隻大腳，雖然跛了腳，但搶草，又會「彈琴」，又會……

妹（自白）討厭的大哥呀！口上說是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其實甚麼話偏心都說到了！（睜目覷大哥出氣）

哥 時，春秀走了。春秀！春秀！

妹 △春秀上

哥 等一下，你把那抽屜裏小茶碗內那……

妹（又看妹妹生氣的臉）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妹（發了氣）你不說麼？我說罷。春秀，

（未完）

王爾德的寸鐵語（續）莊境素

女子永不和她們所薄媚的男子結婚。她們想那是不對的。

壞人是，從藝術眼光看來，引人的研究。他們代表顏色，變動，和奇異。壞人働動一個人底想像。

藝術家底功用是去發現，不是去紀載。行為加上一層限制是合宜的，藝術加上一層限制是不合宜的。

我的作品若是能取悅少數人，我就感謝自足的很。對於下流社會，我不願作一個通俗小說家。那太容易了。

有好些東西我們要扔出去，若是我們不怕別人可以把握她們檢去的話。

每一個大運動在她的首創者生出的時候已經快完了。

是那些人格移轉時代，並不是學理。經驗是沒有倫理上的價值的。她不過是人們為他們的過失所給的一個名字。

平常的富有能够從一個人手中偷出去。真正的富有不能。

贊成或不贊成任何事物是對於生命所取的一種廣敞態度。我們並不是達到世界上來暴露我們的偏見的。

美，像智慧一樣，親愛那些隱寂孤秘的崇拜者。

結婚底真正失利使一個人不自私。婦女只是受愛，並不受了解。

一個人有一個永久的住所，並且他的名字能在姓名住址冊（Directory）裏找出來，是必須得受制限並且拘於一方的。只有飄泊者有生活底絕對自由。

每人都要偷看人家底鑰匙孔，鑰匙孔和後梯都是作傳記的底方法中主要部分。

死亡和鄙賤是一個人不能解說開的兩個事實。

目不識丁的人除了報紙以外永遠沒讀過一點旁的。

國家的耻恨最強大的時候是在文明最低的時候。

鄉村中人起得早因為他們有些事要作，睡得早因為他沒有什麼事情可想。

一個人永遠不應當把他的崇拜放在言語文字裏。

宗教安慰了一些婦女。她的一切神秘都

具有了嫵惑底引誘。
婦女是引人地造作的，可是她們一點藝術觀念也沒有。

無論什麼人對於一個朋友底苦痛很能表同情，可是對於一個朋友底成功表其感非 equal 有一種美的天性才行。

能影響我的著作家只有濟慈 (Keats)，弗勞貝爾 (Flaubert)，和瓦特斐德 (Walter Pater)。

光明照在黑暗裏 (續) 魯彥譯

但過了一會他又睜開了眼睛。
那姊妹仍坐在原處，靜靜的，彷彿正在深深地祈禱。

一種驚奇的感覺，混和着恐懼與狂喜使病人的頭髮倒豎了起來。有什麼在用着難以了解的力牽引着他的眼睛去看那形像。他好像覺得，他從前看見過她的一般，但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他記不起來了。他不能自持地想着一看她的面孔，但面孔上正帶着白色的頭巾。卡姆揚卡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敢說話，不敢移動，甚至幾乎不敢呼吸了。他祇覺得恐懼和喜悅的感覺漸漸強烈地主宰着他起來，他祇驚異地問自己道：

這時完全天亮了。那外面應該是一個怎樣美麗的早晨啊！忽然沒有一點步履聲的工作室裏進來了非常強烈，非常歡樂的光，彷彿這時正是春天和五月一般。

金色的光的波浪如洪水似的漸漸多了起來，充滿了整間的房子，而且照得這樣領有力，大理石在這樣的光輝中沉了下去而且溶化了；四壁的牆和地混和着，隨後一塊兒消滅了。卡娜揚卡覺得自己像在無邊的光明的大地上一般。

忽然他看見那姊妹頭上的頭巾也漸漸生起了牠的白色的固體，密絲抖動起來，溶化了，流散了，像霧一般，也變成了光了。

那姊妹慢慢的向病人轉過頭來——這個爲人所離棄的可憐的人突然在明亮的光亮車中看見了熟識的，最深愛的他的亡妻的容貌。

於是她從床上跳了出來，從胸中出來了——一種叫聲，這聲中滿是他幾十年中的淚，沉思，苦惱和絕望：

「左西阿！左西阿！」

他扯住了她，深愛地一擁挽了過來，她也伸出手來抱住了他的頭頸。

流進來的光愈多了。

因此我來了。我已爲你求得了一個輕易的死。」

卡姆揚卡一點不肯鬆手的抱着她，彷彿怕這祝福的幻影和光一同消滅一般。

「我已預備死了，」他回答說，「但祇要你和我在一起！」

她天使似的微微笑了笑，脫出一隻手，指着下面，說道：

「你已經死了。你看！」

卡姆揚卡照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遠遠，在她們的脚下，穿過屋頂的殘壁，他看見了他們的黑暗而靜寂的工作室的內部。那裏面的床上，躺着他自己的屍首，張大着嘴，在黃色的面上像一個黑色的窟窿。

他看着這可憐的屍身，有如看見了他人的東西一般。過了一會，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消滅了，因爲圍抱着他們的光輝較或補世外的風所吹動似的，到某處無限裏去了。

本篇原題爲拉丁文：Lux in Tenebris Inert，今譯其意，全文自麗加柴孟霍甫女士（Julia Zaenichof）所輯譯的世界語本顯克微文小說集中譯出，又據寇丁（Jeremiah curtin）的英譯本

